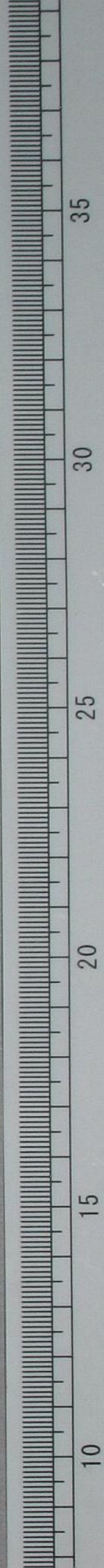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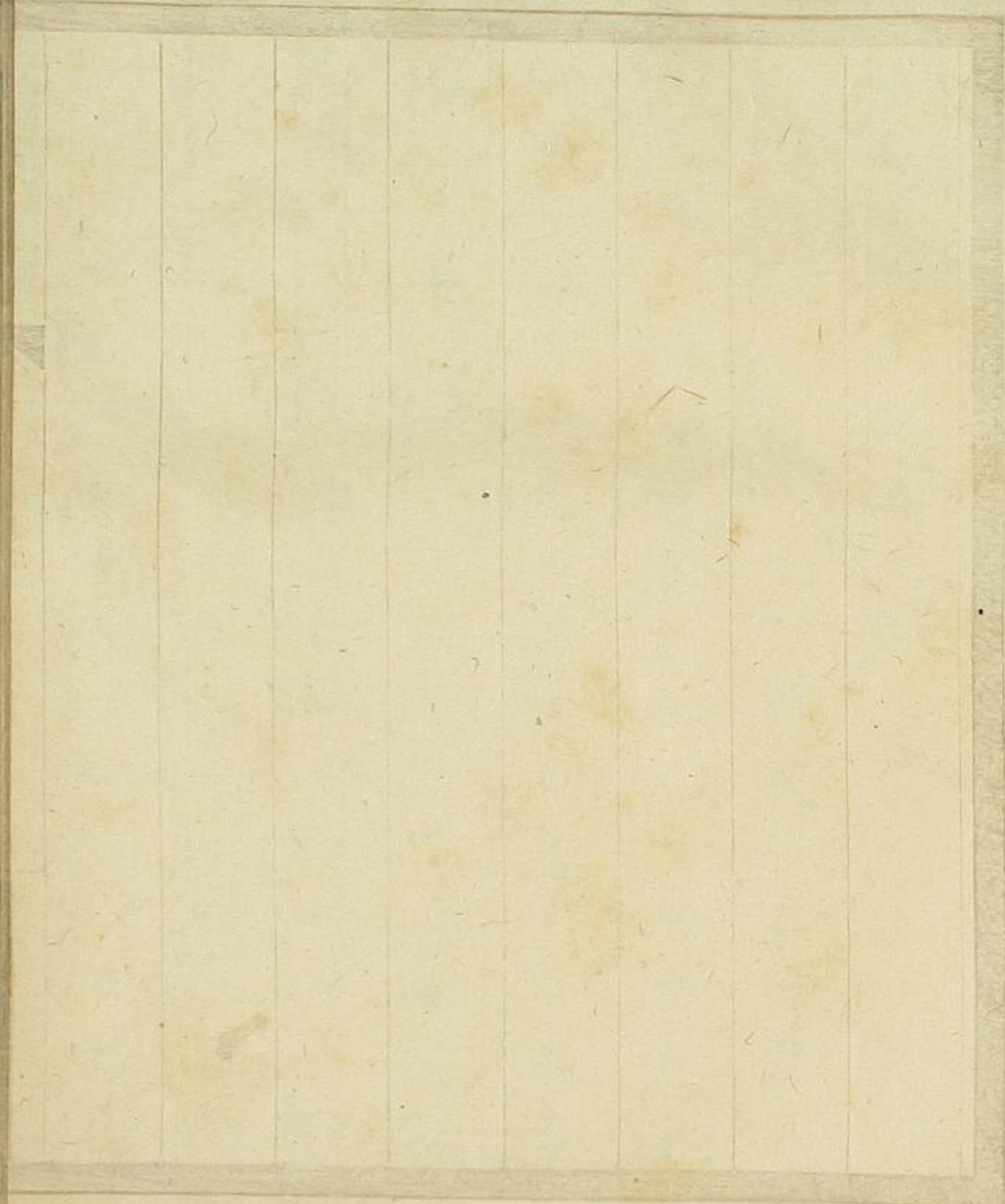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6  
3







文庫11
D 226
3

010190556960

48-87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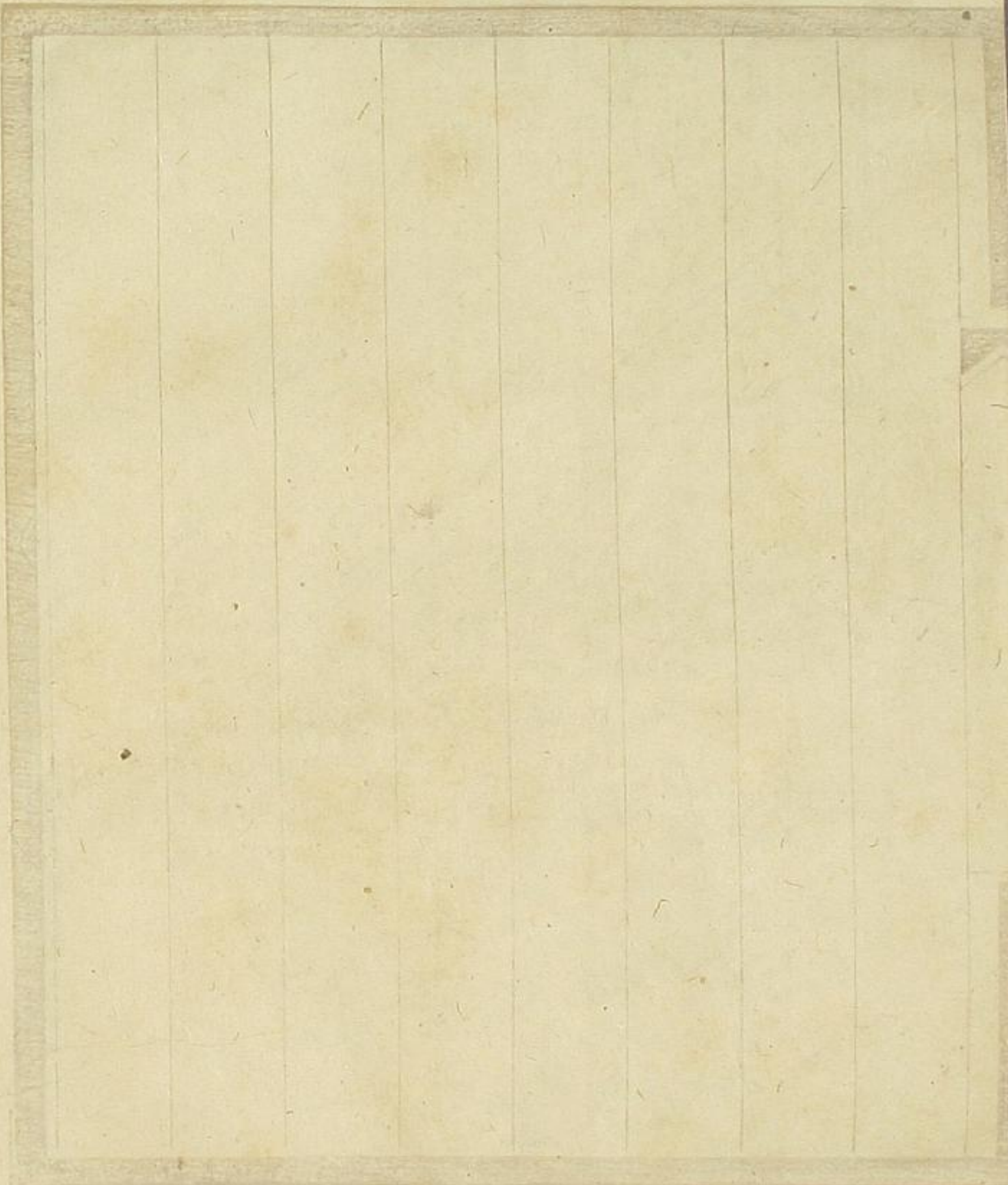




靜齋至正直記卷之三

元 闕里外史行素著

漂陽承平時好事者多如江景明家專設  
 賓館款留名士建平縣尹王勉起宗號東  
 巖以事罷來館于汪賦詩作畫飲饌無虛  
 日或終歲馬下仲祥款延前御史周馳景  
 遠亦如之石莊史道原款延接鄭禾子寔于  
 家賦詩作畫以習文采白湛淵一日嘗賦





六言四季詩意道源愛之求子寔作為圖  
以隻幅好細絹用大着色逾年而成湛淵  
復題詩于上蓋湛淵翁也子寔婿也一時  
好事者爭相訪玩車馬盈門筵宴無虛日  
且品饌製度器用清玩皆不俗是習于浙  
西故家之遺風又溧陽宋季趙余二府所  
傳也其詩有云紅杏綠楊永畫野服柴門  
散仙莫道無人知處東風都在吟箋又云

蓮葉吹香澹澹扁舟撐影斜斜驚散一行  
白鷺東風捲起梨花後二首忘之備見白  
氏集中此畫後質之于予外家又歸之于  
予壬辰煨于寇東巖所畫景明南山圖大  
幅屬之于表兄沈子高壬辰亦煨之短卷  
今在予行囊中此畫蓋王氏生平妙筆其  
嘗自謂如此云當追配古人不可忽吾所  
作也景明廢之



學宮香鼎將燼而忽焰如燭光者謂之香  
笑主吉慶其地必產英賢或出進士勤學  
掌儀臧某為予言如此

江西張昱光弼嘗與予言其鄉先生論解  
管氏反玷之說便如今日親王貴卿飲酒  
必令執事者唱一聲謂之唱盞飲畢則別  
盞斟酌以飲眾賓若浙江行省駙馬丞相  
遇賀正旦及常宴必用此禮蓋出于至尊

以及于王爵也

先人于延祐戊午年<sup>時</sup>在嘉興幕府聞宋末

一老儒以某郡知府致仕歸無子養子

承其業年幾七十妾始生子老儒病以所

居之田宅折為二俾各受其子未幾復召

其妾語之曰吾歿後養子必利其財以害

親子乃作一絕句付其妾俾以蠟紙裹封

納小瓶中慎勿令人知給曰荅糧罌當隨



槨埋于墓左他日有患以此驗于官居數  
年養子果以親子非父所出併母逐之後  
妾引其子告於官有知府者昔與老儒同  
學詰其妾曰老先生為人有學識性鎮密  
此事關係甚大何獨無遺文耶妾曰屏去  
左右當請具之遂遣吏卒同此妾啟視之  
果得一罌有詩云七十餘年一點真此真  
之外更無親雖然不得供溫清也是墳前

拜掃人知府驗之果老儒之親筆也養子  
遂伏誣

陳如心恕可先生閒居會稽時教子弟寫  
字以右軍蘭亭帖刻於木陽文用朱色印  
今作字式久而能書程敬叔先生亦以智  
永千文真字本刻板用蘇木濃煎紅水印  
紙令諸生習書尤好吾歸鄉日必效此法  
也



先人平日不食糟姜胡椒及炙燻之味以  
其動痔血也不食蒜以其葷心損目且穢  
氣也不食鹹物以其傷肺動咳嗽也日惟  
猪肉腎肚臟蹄膊等肉必爛熟而進或鯽  
鱖白鯪以為常饌羊牛鷄鶩則間進之然  
止於一味而已冬月則鹿野鳧和蘿蔔及  
蒸鴨子和鱖鮓常進天寒飲雞子和葱絲  
酒三杯野味惟鹿獐玉面狸山鷄之雄者

鷓鴣斑鳩之類餘多不食及未成物者亦  
不食年及五十齒皆蛀脫肉食必細剉常  
時喜食糖蜜及時果剩貯小奩置之左右  
日不可闕暮夜必以炒芝麻和乾餅搗作  
糊若以進益欲潤腸肺也

先妣喜啖山獐鯽魚斑鳩及燒猪肋骨餘  
不多食平生惟忌牛肉遺命子孫勿食先  
人深憎惡家鳧非但不食若聞其聲亦怒



蓋賤其情狀之可厭也至于鄰近亦不敢  
畜之止進其子耳

先人居家誓不以女嫁異俗之類嘗曰取  
他之女尚不可豈可以己女往事以辱百  
世之祖宗乎蓋異類非人性所能度之彼  
貴盛則薄此必別娶本類以凌辱吾輩之  
女貧賤則來相依有乞覓無厭之患金陵  
王起巖最無遠識以女事錄事司達魯花

赤之子某者政受此患猶有不忍言者世  
上若此類者頗多不能盡載則我趙子威  
先生如此顯仕有力量遠識一時為所悞  
尚使其女懷終身之恨世俗所謂非我同  
類其心必異果信然也可不謹哉  
先人誓不以婢配僕廝或有僕役忠勤可  
任者則別娶婦女以配之婢則別配佃客  
鄰人之謹愿者嘗謂婢僕一番配了後來



者必私相自議意必謂後日當配也漸致  
奸盜之患或配矣又添內外私盜甚費閔  
防

先人取僕廝未嘗要有市井浮浪之態及  
時衣澆服者惟求其端謹頗愚癡者留之  
至於婢妾亦然寧於里鄰擇田舍女子頗  
能女工者不求其顏色也衣服妝飾並與  
里巷相同無異使也者

先人交友惟畏江西與台人蓋謂其無情  
或有妻子矣又游他方見富貴可依者使  
云未娶必設評為婿既娶矣外家貧又往  
而之他方亦云未娶則前日之妻子皆不  
顧亦無所記念矣台人亦然至于父母亦  
棄而不養况朋友之交情乎所以懼之也  
平生之友江西及台者僅一二人而已蓋  
有德異於其鄉俗者也



先人凡見遊說之民及懶惰不習生理者  
深惡之終身未嘗輕與之一交也子弟或  
有語言不務實衣服異於衆者必嚴訶禁  
之凡與人約必信或有故亦必報其所以  
然至於僕佃皆如此凡其人期必曰某日  
若曰三五日則叱之曰三日則云三日五  
日則云五日三五却是十五日也嚴毅至  
于一言一笑之間亦未嘗輕易也居家未

嘗閒坐或看書或監治雜務或理歲計甚  
至婢僕之役冗者亦間提調之片石碎瓦  
木屑斷釘之類時使人收貯一庫用則取  
之所以先妣效習頗熟終身勤苦皆相如  
此至于今日子孫雖在患難之中不致飢  
凍者皆父母不暴殄天物之報也嗚呼痛  
哉

先人衣服惟尚絀絹木棉若毳衣紵絲綾



羅不過各一二件而已白紬襖一看三十年舊而不污平生惜物如此至於片紙亦謹藏之一文亦未嘗施于無處布衣素履磁器木筋與常人同或譏之太簡先人曰吾昔者甚貧今日頗富始終皆是吾也豈可以此為憂樂而有異哉蓋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故無適而不自得也知者鮮矣江西一士人某至京師久見月蝕大雨作

一小詞偶忘某調云前年蝕了去年蝕了今年又盡作平聲來了姮娥傳語這妖暮逞胡四切臉則管不了鑼節破了鼓播破了謝天地早是明了若還到底不明時黑洞洞幾時是了城中黑潦村中黃潦人都道天瓢翻了出門濺我一身泥這污穢如何可掃東家壁倒西家壁倒窺見室家之好問天工還有幾時晴天也道陰晴難保此二



詞雖進俚俗然非深于今樂府者不能作也詠其詞者蓋亦有深意焉豈非三百篇之後其諷刺之遺風耶此聞諸亡友楊大

同云

平江二字識者云淫字也是以平江人多淫男女淫奔恬不為怪張九四臨中江借改隆平府識者云隆平二字遠觀似降卒不久當歸正果然吳善卿守紹興集民兵

號曰果毅以篆書二字懸于兵卒之背識者云是果毅二字不久當敗果然姑蘇二字識云一女養十口是以風俗與温州同溫字遠觀如淫字

人家憲扇開向內甚便若向外恐為盜者所啟亦須堅寔者佳不可務於巧妙以美觀也蓋向內者閉在內啟閉皆由內也直樞為上格眼者次之



予嘗議肉味惟猪羊鷺鴨可食餘皆不可食  
蓋四者非人不能畜苟放之則必害禾稼  
重為民患故食之無傷也牛馬之為畜最  
有大功於世非奉祭祀先聖又有故謂天子聖  
節之則不食雞亦有小功非奉薦待賓亦  
不常食犬之功與牛馬同其知向主人之  
意尤不忍無故烹之非疾病則不食至於  
野味非害稼菽者不可食若以時臘者或

買食之鰥鰕細物得已則止尤不可恣以  
口腹而損眾物命也牛肉予以先妣命不  
食戊子年悞食之目一武官相招致患腫毒於左  
股內乃夢先妣責之丁酉年在上虞以病  
因猪肉價高牛肉價平予因禱而食之使  
我疾平體氣復則不食此味己亥年在節  
東湖復夢如初因悞食之乃患腫毒於左  
足今始決定不食此味又思之若買善殺



者則違國典若食自死者則致惡疾違國  
典非臣也致惡疾非孝也不奉遺命非子  
也以三載時省之何乃以口腹之微末而  
不能力行乎則他日之大節猶未可保書  
以為戒

吾家因先人晚年不主事先妣主城南新  
居長兄一房亦在城南予又贅居外家惟  
二幼弟隨生母侍奉然生平所蓄資財及

一切什物皆在舊居也朱氏妣主之漸變  
先人之法且自結姻黨潛布左右而向者  
舊僕與婢等惟知有朱夫人待吾輩甚落  
落也獨門下士吳君佐感先人之恩始終  
如一亦常為吾輩不平也朱氏子惟生一  
女時未適人忽有女僧至自稱俗姓朱安  
吉人幼嘗甫受業杭州某寺遽稱朱氏姊為  
嫂曰我是汝夫朱元禮三從姊也朱氏姊



以私親之故延入內室受其欺誘與之同  
飲食起居莫敢言其非者此僧奸深大滑  
居一月即以錢買石修路施茶湯及遍游  
諸寺咸施錢又一月而去竟不知所之朱  
氏姊隱然醜贖且厚人皆不知也惟有侍  
婢沈漆極知之耳明年又至刺遺果核及  
土物醜送各房皆有之謂之會親石駕一  
畫舫侍從皆異類之人咸疑之長兄與表

兄沈子高為之憂潛使人叩其稍人據云  
我是松江萬戶府家人以了師姑連年來  
說有一親姪女寄居溧陽富有金帛田產  
別無兄弟管顧舅家又各自分析了由是  
萬戶多以錢勞此師姑托其主婚今有舍  
人在後船不久當至長兄怒即邊門下之  
能言者以大義折之此僧忽發不避曰我  
朱家女既受孔家財產孔氏不可管也既



而欲訴之官以欺誣事眾皆知其誣妄此  
僧乃為萬戶家人所逐餘稍稍引去遂杜此  
其患朱氏姊反以為吾輩明言其非至於  
啣怨吁此婦人之所以至愚而家不可使  
幹蠱者信不誣矣向非長兄顧大節義拒  
絕此輩必致於陷身異類受辱受害不淺  
也朱氏姊不以為功而反以為怨惜哉言  
之至此可為深歎先人五十餘年辛勤所

致者晚年閔防不及於前時抑且人情咸  
變于機巧輕薄是以既失之於外又失之  
于內吾輩歸省猶如客也先人雖覺此意  
豈能遽反其正邪臨終至於一案一器皆  
無存者獨遺白金之類已失過半矣此無  
他先人姑息於初年蓋為沈氏且生一女  
不忍遠嫁所以奩具及田產是沈氏者咸  
與之諸子皆不授也既各有所授矣明立



家券以為異日執照而財物一切大小事  
件尚托之朱氏姊後至庶子長大親女當  
聘漸有富貴氣未免侵竊公堂之資先人  
不能察者為朱氏姊侍奉極至不露圭角  
以父愛女之心不移但知其能孝不知其  
為財也先人歿後此情漸發露乃有不平  
不了之語友以為父不念女之恨惜哉惜  
哉不了者似嫁非嫁似贅非贅不平者田

之少也朱氏所得孔氏金物鈔貫兼于諸  
子之數房舍什物髣髴凡瓮盡數有之惟  
田正於沈氏者較之他女及鄉中所嫁已  
過百倍猶以為不足見人情之日薄也有  
女者勿蹈往轍當視吾家之患有不可言  
者矣思之痛哉思之痛哉及七年戊戌辟  
地在安吉之大山遇寇資物皆失而沈漆  
粧被擄掠幾死又盛添壽者亦遭此苦其



婿吳唐輔陞石折足庶子婦等奔竄極其  
顛沛向之所得今日盡矣一時報應分明  
猶未甚也當年歸荆溪之芳村依吳而居  
寇再至不勝艱苦顛沛衣服首飾蕩然一  
空唐輔死于亂兵先是庶子自大山已與  
母長別而去長子雖有侍奉之心頗欲盡  
孝而母亦侍之落落惟親女及婿之是聽  
溺于偏私以至如此為壻者亦恐物之遺

於子往往間其母子殊不知一身尚不能  
保遑及其他乎自婿八門竟有相疑之漸  
非惟孔氏如客其朱氏子亦猶客也其盛  
添壽者先人之侍婢嘗與朱氏姊竊吾家  
物之人也先人歿此婢從朱氏姊甘心奉  
侍其婦女及婿兄者莫不歎之所以亦受  
禍者天理之照然也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女僧名  
了堅



朱氏姊平日處事可法者亦多初年待夫  
之前妻吳氏之長子隆祖猶如己子二庶  
子祖道崇祖亦如之今世之罕比者及長  
子受蔭為温州監支納官去家千里嘗以  
無音訊為憂至於忘寢食受夫之遺命養  
庶子祖道居溧陽凡飲食衣服教訓甚于  
己生者及長大娶婦亦厚過數年親女當  
聘而庶子漸祖疑朱氏姊未免以奩具之

物頗豐于庶子亦人之常情無足怪者庶  
子陰懷不平及婿入門朱氏姊以家事付  
之婿及庶子稍有彼此防閑之意則庶子  
不得繼費所資矣先是庶子以正母之私  
帑歲收祖米一切什物莫不為主而恣其  
所欲尤有甚焉者至是始有怨言而正母  
知之亦以忘恩不知分限是怒據其始末  
則庶子之罪多矣亂後正母自與婿居不



不得已也庶子之心不能挽回矣隆祖之  
祖心齋縣尹歿時隆祖在温州惟其仲父  
元之在侍朱氏姊不遠數百里涉太湖跋  
山路往承大事可謂孝矣一切不及者悉  
以父家之資辦之及其子欲信浮屠教焚  
其父屍朱氏姊曰凡作佛事者吾願從之  
至于焚化則不敢許也其長子死時具棺  
火葬未嘗如此今反以其父不若子哉且

儒家無焚屍之說斷不可從也由是心齋  
公免于焚化之禍族長樗友與鄉人耆老  
咸歎曰人家不必要好兒孫但願得好新  
婦足矣遠迎稱之蓋元之吝於出己財以  
葬<sup>以父</sup>也<sup>也</sup>可謂鄙矣先是隆祖之父卒時有  
年少之妾色氏及其母在安吉朱氏姊往  
見之待之頗安或譖之曰隆祖之父因許  
作黃冠事未幾而色產不能畢備以至觸



忤是以死耳內外咸感之隆祖亦以衆怒  
將逐此婦朱氏姊大怒曰人之生死自有  
命色氏之產亦有事天地間之常事爾輩  
何歸罪于色耶且爾父死未卒哭便逐其  
妾人謂我何如者留之三月莖其夫將歸  
溧陽召色而語曰我欲携汝往溧陽則父  
母之家不可也留汝置此則寡婦且年少  
無主又不可也色乃泣謝遂厚資嫁之鄉

邦又稱善不已時年四十有七歲以其長  
子及季子侍奉乃祖王安吉家事携仲子  
歸遵夫之命也常時在家每安吉有人至  
必歡欣問候鄉族安否厚待其僕至於鄰  
人作小商至此亦善待之其懷失之曲  
如此待婢未嘗加以呵叱有小過則不與  
之語婢之所懼則使令如常有太過則逐  
之蓋蓄婢皆鄉里之淳謹者鄉里之貧且



極者病則時以粥米果核惠之鄉人仰之  
若母凡姻戚怠難必竭力救助未嘗憚勞  
苦姻戚或忘其恩者亦多矣此無他施之  
有不當者則人不以為惠也至于奉父母  
及繼母能曲盡其情待妹與弟誠可謂友  
愛而吾兄弟亦奉朱氏姊情若母也終始  
無一言之間惜乎晚年漸廢先人之遺法  
及有不肖得田之語且終身不得主朱氏

之祭祀及晚年不惜朱氏之遺孤是以不  
能無議者矣雖然朱氏姊之過亦勢之使  
然使當時既重割奩資則出嫁以禮必能  
守朱氏之業而無晚年之怨兩得其道不  
失父女之情子母之義可謂盡矣何其拘  
于世俗而制之於似嫁非嫁似分不分所  
以易恩為怨彼各有辭深可歎也有女者  
盍以是而觀之哉吁若朱氏姊者亦不失



為大家之婦式也

首飾用翠最為無補之物買時以價十倍  
及無用時不值一文珍珠雖貴亦是無用  
蓋予避地所將在囊中者徧求易米不可  
即得且價不及于有者已十倍之上惟金  
銀為急絹帛次之民有謠曰活銀病金死  
珠子猶不言翠也蓋言銀為諸家所尚金  
遇主漸少珠子則無有問及者猶死物也

世之承平時人人皆自以百世无慮以致  
窮奢極侈以金銀珠玉之外又置翠毛珠  
不知人生不可保一旦異于昔則無用之  
物皆成委棄倘遇再承平時切不可用無  
補之物

虞翰林邵庵嘗論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  
絕藝足稱于後世者漢之文章唐之律詩  
宋之道學國朝之今樂府亦關於氣數音



律之盛其所謂雜劇者雖曰本于梨園之  
劇中間多以古史編成色含諷諫無中生  
有有深意焉是亦不失為美刺之一端也  
諺云使新人騎舊馬此言良有以焉蓋謂  
人生于世間一動一止喜怒勤怠或有不  
常亦皆可測僕奴之久相處者必察主之  
情性好惡乘其隙而侮弄之則至慢忽不  
能盡心奉事者多凡新至之僕不知主之

情性縱能奸詐亦未敢施暮月漸而彰露  
耳馬之為畜有善有惡有能負遠有不能  
負遠有驚疑而暗疾者有能<sup>備</sup>乘<sup>坐</sup>而無失  
者新至者豈能察其美惡耶必逾年然後  
知其可否或逾月亦不能盡知久遠之美  
惡也雖然僕馬皆百相法可觀可察則其  
深奸大詐必須久而能知之耳  
夫勢之不可倚也自古及今歷歷可鑒遠



者故未暇悉論且以近者大者言之伯顏  
弄權奸臣也附其勢者多取富貴死之日  
皆受禍至于脫脫雖不弄權而權自盛門  
客亦眾勢去之後禍亦如之至于哈麻雪  
雪兩奸臣也既貶之日亦不免苗獠楊完  
者之凶暴又非伯顏哈麻之比也承國  
家多事王綱解紐之時恣遐邦化外之常  
性怒則死喜則生視生民人類如艸芥雖

天子之命亦若無聞者附其勢者一旦至  
于極貴盜受天子名爵皆能生殺人及其  
惡貫滿盈假手而死黨與皆伏誅漏網者  
固多豈能逃于他日邪又以其小者言之  
國初溧陽之民有以田土妄獻于朱張二  
豪者遂為戶計一切科役無所預焉是時  
朱張首以海運為貢道至于極品天子又  
以特旨諭其戶計俾無敢撓之者權豪奢



侈可謂窮於天下或兩爭之田或吏胥之  
虐者皆往充戶計則爭者可息虐者可免  
由是民皆樂而從之也不數年朱張皆搆  
禍籍其戶口財產以數百萬計後立朱張  
提舉司以掌之向者附勢之人皆受禍而  
投戶計者隸為佃籍增租重賦倍於常民  
受害不淺雖悔无及矣

又湖州豪僧沈宗攝承楊總統之遺風設

教誘衆自稱白雲宗受可教者可免徭役  
諸寺僧以續置田每畝妄獻三升號為贍  
衆糧其愚民亦有習其教者皆冠烏角桶子  
巾號曰道人朔望羣會動以百十及沈敗  
糧籍皆沒入官後撥入壽安山寺官為復  
經理所獻之籍則有額無田追徵不已至  
于鬻妻賣子者有之自殺其身者有之僧  
田以常賦外又增所獻之數遺患至今延



及里同役者

又荆溪句容金壇等處富戶有避良民之籍而妄投河南王卜鄰吉耳養老戶計者及其有勢之時可附可倚頗稱所欲未幾勢去復隸常調徭役而養老賤仍舊不免或有不免或有貧者則位下之人追求不已若楚尤甚一歲之間雜役無有窮已最所耻者受辱於位下之人如驅奴隸然此

三者之患雖同而其輕重則有別者朱張白雲宗以田者也河南戶計以身者也以田者患或可絕以身者隸其仁下之籍雖子子孫孫不能免也其愚過于二者遠矣原其所自皆由苛政不能聊生又非有才智者苟圖逞一時之欲是以陷於終身也大陷溺其民者罪莫大於土吏王吏之罪不容於誅凡教孫升木吹毛求疵為害百



端敗壞風俗吏之所為也今天下擾攘城  
池殘破舞文弄法助虐濟奸吏之所為也  
吏之為害深矣哉

世祖能天一統天下者用真儒也用真儒  
以得天下而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八十餘  
年一旦禍起皆由小吏用事自京師至於  
遐方大而省院臺部小而路府州縣以及  
百司莫不皆然縱使一儒者為政焉能格

其弊乎况無真儒之為治者乎吾故謂壞  
天下國家者吏人之罪也

安言親友朱元之嘗言其族人有好食雞  
者凡親族鄰里待之必以鷄別不設他物  
其人一日過佃家將午佃餉之以雞知其  
所好也其人忽覺体困就隱几假寐戒其  
佃曰吾欲睡慎勿驚覺雞熟時置于几上  
待我醒後食也其人乃熟睡未醒雞已至



佃客侍候于旁逾時見一物自其人鼻孔  
中<sup>出</sup>延于几漸至鷄上若蜈蚣而短多足而  
黑佃以蟲置于碗而覆之須臾其人醒見  
雞于前揮之令去且曰昆鷄氣臭穢不可  
食佃乃告其故其人見虫曰速棄于地合  
別烹鷄鷄至復曰臭穢不食自是不好食  
雞矣不知何故意其當初必誤食虫物以  
致此患患既絕是以不好也

吾嘗戒子弟不可闔鷄蓋畜物之可闔者  
惟鷄最受苦剖腹以指剖其背而去其內  
腎腸臟皆惕有仁心者豈忍見之哉獨豬  
犬淫狀可怪不識其母或闔之亦無損鷄  
則切不可也口腹之患致惡如此吾雖食  
鷄獨不喜食闔鷄人皆謂闔者味美殊不  
知以爾口腹之奉而害物也<sup>耶</sup>且闔鷄死者  
亦多生者固難得又何泥于人欲哉



吾家以先人在日未嘗蓄母鷄雖有誕子者則付之鄰佃之家後視雛之多寡平分之所以厭其求雌之態雌伏雄之狀未有不動人私欲之情者追世民家婦人以母雞繩繫其足挹携至于他處求其雄甚可憎惡以致習漸無耻流于淫奔者亦此等之微也避地之所家人婢媪咸畜鷄母往往有此風每欲禁絕之未可蓋各得雛以

市易布帛所以未深絕之也歸鄉之後必以先人之遺訓是戒  
犬羊之畜尤不可置牝牡者惟宦者無害若畜牡者必求其牡牡者必求其牝凡蓋生物之性至其時有不可得而已者惟不畜此是幸蓋畜此等淫狀可憎尤甚于雞未必不壞人之正性婢僕最宜戒不可以觀此至于<sup>犬</sup>性<sup>牡</sup>者或庶几為其牡求牝必



出他處則求牡者或鮮矣又畜牝物生子  
子大不識其母遂亦求牝甚不美觀亦傷  
風敗俗之漸也先人見他人家畜牝獸尚  
恐而叱之可為切戒

人家飲食以先家長至于一房亦然則使  
幼者漸知禮義家道日興矣吾家向日飲  
食惟先人以無齒別炊爛飯餘必先奉先  
妣然後分與子弟及諸妾與婢其僕厮借

在外厨與農夫同膳也至如先生之饌則  
先妣之外即分盛一器及羹一器備與先  
生欲使眾人知所敬在主翁之次也  
出家人心孤忍不可交蓋其性習孤潔自  
幼離絕親愛之道惟寡情堅思是務所以  
交友皆無情也或疾痛或急難豈可責其  
相扶持乎

諺云家有萬貫不如出個硬漢硬者非強



梁之謂蓋言搢心慮患所行堅固識是非  
好惡之正者若有此等弟則貧可富賤可  
貴矣或富貴而子弟不肖惟習驕情至于  
下流豈富貴之可保雖公卿亦不免于敗  
亡也

諺云萬頃良田不如四兩薄福四兩言其  
太輕也福者非世俗能受用衣食之謂蓋  
言祖宗積德以及於後人雖或太薄至輕

猶盛於暴富不仁而以力至者也假力而  
至者雖可暴富及貴不久當敗陰德為福  
雖未至大富極貴亦可保全小康不至流  
落為下賤矣

許云日進十文不如一藝防身蓋言習藝  
之人可終身得托也藝之大者莫如讀書而  
成才廣識達則致君澤民流芳百世窮則  
隱學受徒亦能流芳百世其次農業最好



無榮無辱惟尚勤力耳其次工次商皆可  
托以養身為子孫計今此之外惟務假勢  
力以取富雖日進千文之錢亦不免於衰  
敗零落者此理之必然也故曰讀書萬倍  
利此之謂也又有一等小有才無行止專  
尚游說以求食絕無廉恥雖曰能取飽於  
一時能不免餓死溝壑  
人家或有家生僕子雖幼便當閑之以禮

使之知有主僕之分吾見近日人家有僕  
子及己子相戲慢罵喜怒必相敵父母見  
之亦不呵禁則曰小兒無知耳殊不知習  
氣不好以致長大漸有無主之心皆由習  
慣病根不去也至如女子幼小時亦與僕  
子羣聚或至于澆薄市井之態者亦有之  
至于長則情狎相習焉能免於意外之慮  
耶又見人家之女幼而命僕厮抱携出游



久而情熟亦有非禮而戲弄之者至于長  
而嫁人其僕於外必談及女之疾病好惡  
嬉戲之類益其幼而見之也若此而致引  
誘不美者多矣浙中富家多或有此患焉  
抄書當多留邊闌則免鼠竄之患書冊必  
穿釘不可用腦摺也若通鑑大本數多至  
百者則腦之以下皆釘可也腦者久而糊  
紙無力必至損脫而零落矣又書帙必厚

至一二寸或三寸亦無妨但釘近邊多綠  
空餘處不可迫近邊闌且易觀之免零落  
也抄書外邊闌留一寸以如內穿釘處釘  
處綠邊闌亦留一寸以上方可

丘字聖人諱也子孫讀經史凡云孔丘者  
則讀作某者以丘字朱筆遠圈之凡有丘  
字皆讀作區至如詩以丘為韻者皆讀作  
休同義則如字



乞丐婦女子弟皆不可置之為婢為僕蓋以氣象不佳漸有凋落之態至家以後至元乙亥間尹氏姊在官莊時族人凋落鄰媪蔣家婦施氏女也常執役尹氏喪夫又無近族孤且貧尹氏姊引致來以携挈幼弟之役其狀矮小貧寒可賤表兄沈子成見之曰此媪不可留予問其故曰吾連日見其出入于君家之門氣象不好犹如門

中出一丐婦也吾猷之不三載黃遂男有得爭訟起自此不興矣又乙酉年後北方飢子女渡江轉賣與人為奴為婢鄉中置者頗多而吾家亦有一二子成又言于余曰此等之類皆劫數中物得不死而來南者苟免耳然好者已被娼優有力者先得之此輩皆餓損且醜陋不類長成者宜勿留萬一劫數未盡必致災病病必傳染患



及好人矣不然則此等入門門景又何美  
觀自是果至于亂離無好氣象矣然此自  
係氣數亦一漸也又外家吳子道以至正  
甲午年鄉中多置淮婦作婢貪其價廉也  
子道亦置一二吾以子成之言喻之一笑  
而已乙未兵亂流離至于今日亦是氣象  
之一變也又子道以大門副廳礮穀米置  
農具楊大同時相依以居見之曰此等氣

象不好公家無限閑屋偏置於此豈有官  
廳之門景前向者客官所聚今置農具木覺  
不好未幾喪亂無寧日此居皆成瓦礫矣  
雞肉與蜈蚣有冤春夏秋三時切不可過  
宿殺人燒炙之味夏月不宜置露宿當謹  
蓋藏嘗有某處孝婦養老姑甚謹姑好食  
燒肉孝婦每得肉置火上熟必以竹簽插  
壁陰俟火氣過然後奉姑一夕食肉暴卒



姑之女婦訴於官曰嫂氏有私通懼姑覺  
故進毒殺其姑孝婦不勝拷掠誣伏其罪  
未幾審囚官至讞其情疑之再令買肉置  
故處夜半視之惟見蜈蚣毒蟲羣食其肉  
官以啗死罪囚囚食亦死孝婦由是得免  
姑之女及伏誣其置肉時適夏月也  
姦邪之人不可交接苟不得已則當敬而  
遠之不然輕則招謗重則貽禍不小嘗聞

一某官平日自任以闢異端為事凡僧道  
流皆數耻辱之所居近有一寺寺僧多富  
豪者一僧尤甚姦俠某官嘗薄之一日某  
官出外其僧盛服過其門惟見某官之妻  
倚門買魚菜之類蓋嘗習慣也適雨霽僧  
乃詐跌仆污衣且佯笑而起某官之妻偶  
亦付之一笑僧遂向前求水洗濯明日賺  
以穀核數品相饋某官之妻初不肯受以



謂未嘗相識且無故也僧但曰感謝濯衣之恩強擲而去某官歸餘聲未盡問其故惟怒其妻之不謹亦不以為疑也一日潛使人以僧鞋置於某官廳次側房適見之怒其妻有外事遂逐去且僧數有姦計某官蓋愈疑之矣此僧聞之即捲貲囊一夕逃去莫知所之其婦歸母家依兄而居年餘不能受清苦此僧已長髮為俗商矣黃

緣成姻其婦初不知也逾三年已生二子一夜月明夫婦對酌淺斟其夫問其妻曰爾可認得我否妻曰成親三年何不認得邪夫曰我與你今日團圓豈是易事費多少心機耳其妻問故夫曰我便是向日汚衣之僧也備述前計其妻即佯言曰因緣却是如此乃前世之分定也遂再飲大醉後其妻操刃刺殺其夫并二子明日自赴



有司陳罪官不能決繫獄者一年忽朝廷遣官分道決獄見之乃杜其事而釋之後與前夫某官復相見其婦曰我所以與保報姦人之讐而明此心者也今既失節不可同處乃築室某山夫婦各異居云二十餘年前事也

至正癸巳鄉里寇平復吾到黃華小莊忽故幹者史仲珍玉道者來謁談及世事人

情因發一歎曰向時人中揀賊今日賊中揀人蓋傷好人也之絕少也此言雖淺乃寔論耳所謂人者猶半是賊心也

山陽之薪有缺先能發火力山陰之木無缺先然烹之際不若山陽者佳吾辟地鄞之上水乃始驗之又臘月採薪雖生濕之木亦可然

宣城產木瓜最佳父老相傳唐末不生實



至宋初始生靖康中忽不生至紹興後又  
生宋末咸淳末不生國初始生今自甲午  
年又不生至今無木瓜合藥甚難得何其  
一木擅天地之正氣猶若是之靈耶  
蘆把束斲石則石裂茶汁澆石器久則石  
如蛙爛物性所畏有不可曉者  
瑪瑙惟纏絲者為貴又求其紅絲間五色  
者為高品諺云瑪瑙無紅一世窮言其不

直錢也又言瑪瑙紅多不直錢言全紅者反  
賤惟取紅絲與黃白青絲紋相間直透過  
底面一色者佳浙西好事者往往競置以  
為美玩或酒杯或繫腰或刀靶不下數十  
定價過於玉蓋以玉為禁器不敢置所以  
瑪瑙之作也金陵呂子厚知州有祖父所  
遺瑪瑙碗一枚可容一升其色淡如漿水惟  
三點紅如蒲桃狀極紅又一二點黃色如



蠟可謂佳品也予因與好事者辨之曰五金之器莫貴如金珠之為物固不足貴也金愈遠愈堅珠則有晦壞之時也諸石之器莫貴于玉玉與金並稱取其溫潤質色玉為上堅而不壞金為上若水晶之浮薄瑪瑙之雜紋皆不足貴此固世俗所尚一時之競非古今之公論也今燕京士夫往往不尚瑪瑙惟娼優之徒所飾佩又以為

賤品與江南不同也諺云良金美玉自有定價其亦信然矣其次則有古犀斑文可愛誠是士夫美玩固無議者矣

經史中往往承襲故宋俗忌避諱者字畫皆減省不成字如匡字貞字敬字恒字勛字黃字般字構字朗字皆不成文以讓為避玄為元慎為順桓為威匡為康弘為洪貞為正又為忠又追改前代人名甚是紕



繆胡公作春秋傳辨論詳明豈有古今經典以私諱改其字哉是無識之人取媚一時以為萬世誦

國朝翰林院及諸處提舉司儒學教授官當建言前代之失合行下書坊訂正所刻本重新校勘毋致循習舊弊可也至如詩書易正文亦當行下書坊刪去小序及玉弼序卦之類毋得仍舊訛誤後人

美玉與金同亦有成色可比對其十成者極品白潤無纖毫瑕玷也九成難辨非高眼不能別八成則次之以至七成六成又次之古玉惟取古意或水銀漬血漬之類不必問成色也絕難得佳品

靈璧石最為美玩或小面奇峰列壑可置几案者尤好其大則盈數尺置之花園庭之前又是一段清致諺云看靈璧石之法



有三曰瘦曰皴曰透瘦者峰之銳且透也  
皴者骸有紋也透者竅達內外也凡取其  
色之黑而聲清者靈璧也惟取其聲之清  
遠者太湖石也亦有卧紗紋彈丸雨點斑  
獨無峰耳英石之質亦黑亞于靈璧持聲  
韻不及太湖而質過耳盧疎齋翰林有太

湖石記

豫章揭翰林曼碩題鴈圖云寒向江南暖

飢向江南飽物物是江南不道江南好蓋  
飢色目北人來江南者貧可富無可有而  
猶毀辱罵南方不絕口自以為右族身貴  
視南方如奴隸然南人亦視北人如輕一  
等所以往往有此誚  
古錢置之圖書印傍久而色亦古氣類使  
然也

沙魚胎生子至鄞食沙魚腹中有小魚四



尾或五六尾者初意其所食但見形狀與  
大者相肖且有胞裹乃知其為胎生也此  
軟皮沙也

湖州安吉鄣南山中出一石色白巉嵒狀  
類將樂石可設置几筵為玩器不可浸水  
種菖蒲惟崑山石宜水浸潤今亦罕得舊  
者

義興銅棺山頂有一種似草非草又類木

本葉似側栢而卷凌冬不凋可移菖蒲石  
上枯而復青歲久亦茂可觀

半兩錢古者煨而酒服可續折骨五銖次  
之浙東斗尺皆存故宋遺製斗謂之石合  
足比今之官數八升也

謂官數百  
三十分尺謂之

百分比今之官數八寸無鄉絕無此樣皆  
用官樣至宜興則間有之杭城人有七升  
斗七斗尺者謂之百合小百分也考其此



製尚存古法則是今之製差增大耳鄞俗斛  
有二樣二斗五升者曰料五斗曰葍料音去

今之學士帽遺製類僧家師德帽不知唐  
人之製如此否愚意自立一樣比今之圓  
帽差增大頂用稍平簷用直而漸垂一二  
分裏用竹絲外用皂羅或紗不必如舊製  
頂作小方笠樣用紫羅帶作項攀不必用

笠珠頂却須用玉石之類夏月林下則以  
染黑草為之或松江細竹絲亦好歸鄉晚  
年當如此也更置野服以稱之畧見鶴便  
如今日鶴氅樣布為之

試艾以蒸餅將艾丸炷于餅上然之若是  
好艾則滿餅香透底不好者止于餅內一

半香不透四明王

韶卿云

先賢之後理不當絕然所聞者無幾且真



偽莫辨周濂溪之裔絕無聞者程子之裔  
數人者寓居江東不知為伯為叔也近長  
鎗兵中程某者謝國璽女兄之夫也咸禮  
之以其為程伊川之後也寓居磁州朱子  
之裔真者三四人而已近亦無聞者若全  
陵之朱仲明自是冒姓其養子壘字伯厚  
者是陳姓之子雲心道士之姪福清人也  
仲明家世亂溪後壘其妹不聽適人人倫已

喪錢唐之朱姓者自稱朱通判之後亦是  
冒姓本朱氏之甥也張橫渠之裔絕無聞  
者南軒之裔有二人焉今亦不知存亡也  
至如顏氏之裔亂亡之後僅存一人今在  
四明顏真卿孫也幼孤與祖母孔氏相處  
孔氏潛夫之姊世居林外孟子之裔今皆  
無聞或在北兵中未可知也  
西川一道者學長生之法修煉三十年而



內外丹皆成一日城中兵變而道者已先去遺下黃芽太丹一爐為兵官所得後半歸之賈平章似道半流落民間賈事敗丹大半流落一美妾處妾後歸錢唐宋氏丹遂為宋所有今又半歸于余乃一半中之再半也此丹性和而不烈人皆可服用之者可以助元陽延生命臨服時默誦呪七遍面東南以棗湯或白湯吞下先以雪糕

累丹預于前一夕服青丸子呪曰歸我常返我鄉服之十歲朝玉皇表宋氏常患久病元氣衰弱因服此丹三五服始得復生每服十粒

鄉中大家皆用刀鑷者入內院雖婦人女子咸令其梳剃甚是不雅獨吾則不然時外家却不用此頗合禮法他事則不及也凡居家者謹之



嘗聞溧陽父老云國初兵革之後居民荒  
業至元間有一奸民曾為北兵掠去後復  
歸往來五山前豐登莊寄居每掠買良人  
子女投北轉賣為奴婢居三二年忽遇一  
虎至村落三日居民驚惶幸不為害惟唱  
此奸而去豈非造物者報焉

高昌傑哲篤世南以儒業起家江西時  
兄弟五人同登進士第時人榮之且教子

有法為色日本族之首世南以僉廣東廉  
訪司事被劾寓居溧陽買田宅延師教子  
後居下橋世南有子九人皆俊秀明敏時  
長子燾本名傲  
伯達孫年將弱冠次子十五六餘  
者尚幼每旦諸子皆立於寢門之外省謁  
父母非通報得命則不敢入至暮亦如之  
一日予造其書館館賓荆溪儲惟賢希聖  
主之見其子弟皆濟濟有序且資質潔美



若與他人殊者蓋骸俊秀又加以學問所  
習氣化使之然也予深羨慕之既而欲遣  
一生通謁於世南求跋二小畫卷希聖曰  
姑少待有宦者出中門可問之則主者出  
矣否則別北門予轉相通報亦可諸生則  
不敢妄入予初疑之希聖曰世南處家甚  
有條理僮僕無故不入中門子弟亦然自  
吾主館中因知諸生居宿於外者昏定晨

省皆候於寢門之外非奉父母命則不敢  
入蓋謂私室中父母處之或有未謹者則  
肢體袒惰使子弟窺見非所宜故亦防閑  
之也予始服其法之有理深慕也嘗為家  
人輩言此因外家處事太無理雖幹僕亦  
得入於寢室告報家事予深惡之每以楔  
氏之法諭之也予家以先人遺法亦頗若  
是惟防閑外居子弟未嘗及於諸子也楔



氏之法甚不可忽他日歸鄉當謹效之云  
凡泡紫蘇薄荷之類先貯滾湯後投以藥  
而覆之則香氣濃而色淺先投以藥劑後  
投以湯則色濃而香氣淺其味則皆同也  
凡工之藥則泡之如此法用其氣也降下  
則熟煮之用其味也近日因訪同遊地一  
友沈思誠留坐久忽云我以上焦燥熱喉  
痛眼赤乃用黃連解毒湯四味藥剉碎先

以沸湯投以藥而覆之半時許服之其香  
烈而味清蓋欲升工也質之王韶卿乃云  
獨不知大黃必候他藥將熟而旋投之即  
傾服亦取其氣能瀉也吾始得其義如此  
因記之

人家出納財貨者請之掌事蓋傭工受僱  
之役也古云謹出納嚴蓋藏此掌事者六  
字銘也然計算私籍其式有四一曰舊管



二曰新收三曰開除四曰見在蓋每歲每月每日各有具報事目必依此式然後分曉可校有無多寡之數凡為子弟亦然幹父之蠶雖微物錢數亦必日月具報明白免致久而迷亂無可考也先人嘗云人家掌事必記亡帳目蓋惧其有更變人有死亡則筆記分明雖百年猶可考也此雖俗事而不可不知此式私記謂之日黃簿又

曰帳目

予嘗見鮮于伯機公親書一幅云登公卿之門不見公卿之面一辱也見公卿之面不知公卿之心二辱也知公卿之心而公卿不知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寧當萬死不可一辱不知何人所言而困學喜而書此凡見數幅觀其言雖不深奧然亦確論金陵楊大同嘗與予言士大夫不得已寧



受小人辱不受君子辱此亦良言居鄉里  
時亂後一酷吏權州事又一奸氏掌案牘  
佐之嘗會于鄉人家予頗以禮貌待之其  
人亦不問何如人但略荅片言即自與儕  
之奸酷者笑談既而又忌予在座不樂予  
即起而出越明日鄉人對予言昨日所會  
二人始不知子為何如人既而略聞之惧  
子之直言恐壞其奸計是以不樂與語子

出某好大同亦在座曰正所謂寧受小人  
辱者是也今之江海中遇寇窮途遇惡  
少年皆不可與之爭者順其無禮何有加  
于我哉予曰善因記於此云



